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第二册

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编

目 次

祝福.....	魯 迅	(1)
非攻.....	魯 迅	(13)
藤野先生.....	魯 迅	(22)
論“費厄泼賴”應該緩行.....	魯 迅	(27)
紀念刘和珍君.....	魯 迅	(33)
为了忘却的紀念.....	魯 迅	(37)
“魯迅杂感选集”序言.....	瞿秋白	(44)
民族的灵魂.....	瞿秋白	(62)
夏.....	叶圣陶	(65)
丰收.....	叶 紫	(74)
可爱的中国.....	方志敏	(117)

祝 福

魯 迅

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年底，村镇上不必说，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。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，接着一声钝响，是送灶的爆竹；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，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，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。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。虽说故乡，然而已没有家，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。他是我的本家，比我长一辈，应该称之曰“四叔”，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。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，单是老了些，但也还未留胡子，一见面是寒暄，寒暄之后说我“胖了”，说我“胖了”之后即大骂其新党。但我知道，这并非借题在骂我：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。但是，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，于是没多久，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。

第二天我起得很迟，午饭之后，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；第三天也照样。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，单是老了些；家中却一律忙，都在准备着“祝福”。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，致敬尽礼，迎接福神，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。杀鸡，宰鹅，买猪肉，用心细细的洗，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，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。煮熟之后，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，可就称为“福礼”了，五更天陈列起来，并且点上香烛，恭请福神们来享用；拜的却只限于男人，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。年年如此，家家如此，——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，——今年自然也如此。天色愈阴暗了，下午竟下起雪来，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，满天飞舞，夹着烟霏和忙碌的气色，将鲁镇乱成一团糟。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，瓦楞上已经雪白，房里也

映得較光明，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挂着的朱攝的大“壽”字，陳傅老祖寫的；一边的對聯已經脫落，松松的卷了放在長桌上，一边的還在，道是“事理通達心氣和平”。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，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《康熙字典》，一部《近思錄集註》和一部《四書村》。無論如何，我明天決計要走了。

況且，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，也就使我不能安住。那是下午，我到嶺的東頭訪过一个羽友，走出來，就在河邊遇見她；而且見她瞞着的眼睛的視線，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。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，改變之大，可以說無過於她的了：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，即今已經全白，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；臉上瘦削不堪，黃中帶黑，而且消盡了先前悲衰的神色，仿佛是木刻似的；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，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。她一手提著竹籃，內中一個破碗，空的；一手拄著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，下端開了裂；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。

我就站住，豫備她來討錢。

“您回來了？”她先這樣問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這正好。你是識字的，又是出門人，見識得多。我正要問你一件事——”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。

我萬料不到她却說出這樣的語來，詫異的站着。

“就是——”她走近兩步，放低了聲音，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，“一個人死了之後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？”

我很悚然，一見她的眼釘着我的，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，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，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時候，惶急得多了。對於魂靈的有無，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；但在此刻，怎樣回答她好呢？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，想，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，然而她，却疑惑了。——或者不如說希望：希望其有，又希望其無……。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，為她起見，不如說有罷。

“也許有罷，——我想。”我于是否吞吐吐的說。

“那麼，也就有地獄了？”

“阿！地獄？”我很吃惊，只得支吾着，“地獄？——論理，就該也有。——然而也未必，……誰來管這等事……。”

“那么，死掉的一家的人，都能見面的？”

“唉唉，見面不見面呢？……”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，什么躊躇，什么計画，都擋不住三句問。我即刻胆怯起来了，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話来，“那是，……实在，我說不清……。其实，究竟有没有魂灵，我也說不清。”

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，迈开步便走，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，心里很觉得不安逸。自己想，我这答話怕于她有些危險。她大約因为在別人的祝福时候，感到自身的寂寞了，然而会不会含有別的什么意思的呢？——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？倘有別的意思，又因此发生別的事，則我的答話委实該負若干的責任……。但随后也就自笑，觉得偶尔的事，本没有什么深意义，而我偏要細細推敲，正无怪教育家要說是生着神經病；而况明明說过“說不清”，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，即使发生什么事，于我也毫无关系了。

“說不清”是一句极有用的話。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，往往敢于給人解决疑問，选定医生，万一結果不佳，大抵反成了怨府，然而一用这說不清来作結束，便事事逍遙自在了。我在这时，更感到这一句話的必要，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，也是万不可省的。

但是我总觉得不安，过了一夜，也仍然时时記憶起来，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；在阴沉的雪天里，在无聊的書房里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。不如走罢，明天进城去。福兴樓的清燉魚翅，一元一大盅，价廉物美，現在不知增价了否？往日同游的朋友，虽然已經云散，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吃的，即使只有我一个……。無論如何，我明天决計要走了。

我因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，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，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，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。果然，特別的情形开始了。傍晚，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談話，仿佛議論什么事似的，但不一会，說話声也就止了，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：

“不早不迟，偏偏要在这时候，——这就可見是一个謬种！”

我先是詫異，接着是很不安，似乎這話于我有關係。試望門外，誰也沒有。好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沖茶，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機會。

“剛才，四老爺和誰生氣呢？”我問。

“還不是和祥林嫂？”那短工簡捷的說。

“祥林嫂？怎麼了？”我又趕緊的問。

“老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我的心突然緊縮，幾乎跳起來，臉上大約也變了色。但他始終沒有抬頭，所以全不覺。我也就鎮定了自己，接着問——

“什麼時候死的？”

“什麼時候？——昨天晚里，或者就是今天罷。——我說不清。”

“怎麼死的？”

“怎麼死的？——還不是窮死的？”他澹然的回答，仍然沒有抬頭向我看，出去了。

然而我的惊惶却不過暫時的事，隨着就覺得要來的事，已經過去，並不必要仰仗我自己的“說不清”和他之所謂“窮死的”的寬慰，心地已經漸漸輕鬆；不過偶然之間，還似乎有些負疚。晚飯擺出來了，四叔儼然的陪着。我也還想打听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，但知道他雖然讀過“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”，而忌諱仍然極多，當臨近祝福時候，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；倘不得已，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，可惜我又不知道，因此屢次想問，而終于中止了。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，又忽而疑他正以為我不早不遲，偏要在这時候來打攪他，也是一個謬種，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，進城去，趁早放寬了他的心。他也不很留。這樣悶悶的吃完了一餐飯。

冬季日短，又是雪天，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。人們都在燈下匆忙，但窗外很寂靜。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，聽去似乎瑟瑟有聲，使人更加感得沉寂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，想，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，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，看得厭倦了的陳旧的玩物，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里，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，恐怕要怪訝她何

以还要存在，現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。魂灵的有无，我不知道；然而在現世，則无聊生者不生，即使厌見者不見，为人为己，也还都不错。我靜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，一面想，反而漸漸的舒暢起来。

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，至此也联成一片了。

她不是魯鎮人。有一年的冬初，四叔家里要僱女工，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进来了，头上扎着白头繩，烏裙，藍夾袄，月白背心，年紀大約二十六七，臉色青黃，但兩頰却还是紅的。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，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，死了当家人，所以出来做工了。四叔皺了皺眉，四嬸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，是在討厭她是一个寡妇。但看她模樣还周正，手脚都壯大，又只是順着眼，不开一句口，很象一个安分耐勞的人，便不管四叔的皺眉，將她留下了。試工期內，她整天的做，似乎闲着就无聊，又有力，簡直抵得过一個男子，所以第三天就定局，每月工錢五百文。

大家都叫她祥林嫂，沒問她姓什么，但中人是衛家山人，既說是鄰居，大概也就姓衛了。她不很愛說話，別人問了才回答，答的也不多。直到十几天之后，这才陸續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；一個小叔子，十多歲，能打柴了；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；他本來也打柴为生，比她小十歲；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。

日子很快的过去了，她的做工却毫沒有懈，食物不論，力气是不惜的。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里雇着了女工，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。到年底，扫尘，洗地，杀鷄，宰鵝，彻夜的煮福礼，全是一人担当，竟沒有添短工。然而她反滿足，口角也漸漸的有了笑影，臉上也白胖了。

新年才过，他从河边淘米回来时，忽而失了色，說剛才远远的看見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，很象夫家的堂伯，恐怕是正为寻她而来的。四嬸很惊疑，打听底細，她又不說。四叔一知道，就皺一皺眉，道：

“这不好。恐怕她是逃出来的。”

她誠然是逃出来的，不多久，这推想就証實了。

此后大約十几天，大家正已漸漸忘却了先前的事，衛老婆子忽而帶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，說那是祥林嫂的婆婆。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樣，然而应酬很从容，說話也能干，寒暄之后，就賠罪，說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，因为开春事务忙，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，人手不夠了。

“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，那有什么話可說呢。”四叔說。

于是算清了工錢，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，她全存在主人家，一文也还没有用，便都交給她的婆婆。那女人又取了衣服，道过謝，出去了。其时已經是正午。

“阿呀，米呢？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？……”好一会，四婶这才惊叫起来。她大約有些餓，記得午飯了。

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籬。她先到厨下，次到堂前，后到臥房，全不見淘籬的影子。四叔踱出門外，也不見，直到河边，才見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，旁边还有一株菜。

看見的人报告說，河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蓬船，篷是全盖起来的，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，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会他。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，刚刚要跪下去，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，象是山里人，一个抱住她，一个帮着，拖进船去了。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，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，大約給用什么堵住了罢。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，一个不認識，一个就是衛老婆子。窺探仓里，不很分明，她象是捆了躺在船板上。

“可恶！然而……。”四叔說。

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午飯；他們的儿子阿牛燒火。

午飯之后，衛老婆子又来了。

“可恶！”四叔說。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亏你还会再来見我們。”四婶洗着碗，一見面就憤憤的說，“你自己荐她来，又合伙劫她去，鬧得沸反盈天的，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？你拿我們家里开玩笑么？”

“阿呀阿呀，我真上当。我这回，就是为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。她来求我荐地方，我那里料得到是瞞着她的婆婆的呢。对不起，四老

爷，四太太。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，对不起主顾。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，不肯和小人计较的。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……。”

“然而……。”四叔說。

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，不久也就忘却了。

只有四婶，因为后来雇用的女工，大抵非懶即賤，或者賤而且懶，左右不如意，所以也还提起祥林嫂。每当这些时候，她往往自言自語的說，“她現在不知道怎么样了？”意思是希望她再來。但到第二年的新正，她也就絕了望。

新正將尽，衛老婆來拜年，已經喝得醉醺醺的，自說因為回了一趟衛家山的娘家，住下幾天，所以來得遲了。她們問答之間，自然就談到祥林嫂。

“她么？”衛老婆子高興的說，“現在是交了好運了。她婆婆來抓她回去的時候，是早已許給了賀家壩的賀老六的，所以回家之後不幾天，也就裝在花轎里抬去了。”

“阿呀，這樣的婆婆！……”四嫂驚奇的說。

“阿呀，我的太太！你真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。我們山里人，小戶人家，這算得什麼？她有小叔子，也得娶老婆。不嫁了她，那有這一注錢來做聘禮？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幹的女人呵，很有打算，所以就將她嫁到里山去。倘許給本村人，財禮就不多；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壩里去的女人少，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。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，財禮只花了五十，除去辦喜事的費用，還剩十多千。吓，你看，這多么好打算？……”

“祥林嫂竟肯依？……”

“這有什麼依不依。——鬧是誰也总要鬧一鬧的；只要用繩子一捆，塞在花轎里，抬到男家，擦上花冠，拜堂，关上房門，就完事了。可是祥林嫂真出格，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利害，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為在念書人家做過事，所以與眾不同呢。太太，我們見得多了：回頭人出嫁，哭喊的也有，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，抬到男家鬧到拜不成天地的也有，連花燭都滅了的也有。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，他們說她一

路只是噤，罵，抬到賀家塢，喉嚨已經全啞了。拉出轎來，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擒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。他們一不小心，一松手，阿呀，阿彌陀佛，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，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，鮮血直流，用了兩把香灰，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呢。直到七手八腳的將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，還是罵，阿呀呀，這真是……。”她搖一搖頭，順下眼睛，不說了。

“後來怎麼樣呢？”四嬸還問。

“聽說第二天也沒有起來。”她抬起眼來說。

“後來呢？”

“後來？——起來了。她到了年底就生了一個孩子，男的，新年就兩歲了。我在娘家這幾天，就有人到賀家塢去，回來說看見他們娘兒倆，母親也胖，兒子也胖；上頭又沒有婆婆；男人所有的是力氣，會做活；房子是自家的。——唉，她真是交了好運了。”

從此之後，四嬸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。

但有一年的秋季，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運的消息之後又過了兩個新年，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。桌上放着一個荸薺式的圓盤，簾下一個小鋪蓋。她仍然頭上扎着白頭繩，烏裙，藍夾祆，月白背心，臉色青黃，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，順着眼，眼角上帶些泪痕，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。而且仍然是衛老婆子領着，顯出慈悲模樣，絮絮的對四嬸說：

“……這實在是叫作‘天有不測風云’，她的男人是堅實人，誰知道年紀青青，就會斷送在傷寒上？本來已經好了的，吃了一碗冷飯，復發了。幸亏有兒子；她又能做，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，本來還可以守着，誰知道那孩子又會給狼銜去的呢？春天快完了，村上倒反來了狼，誰料到？現在她只剩了一個光身了。大伯來收屋，又趕她。她真是走投無路了，只好來求老主人。好在她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牽挂，太太家裏又湊巧要換人，所以我就領她來。——我想，熟門熟路，比生手實在好得多……。”

“我真傻，真的，”祥林嫂抬起她沒有神采的眼睛來，接着說。

“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，会到村里来；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。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，拿小篮盛了一篮豆，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。他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句句听；他出去了。我就在屋后劈柴，淘米，米下了锅，要煮豆。我叫阿毛，没有应，出去一看，只见豆撒得一地，没有我们的阿毛了。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；各处去一问，果然没有。我急了，央人出去寻。直到下半天，寻来寻去寻到山坳里，看见刺柴上挂着他的一只小鞋。大家都说，糟了，怕是遭了狼了。再进去；他果然躺在草窠里，肚里的五脏都已经都给吃空了，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。……”她接着但是呜咽，说不出成句的话来。

四婶起初还躊躇，待到听完她自己的话，眼圈就有些红了。她想了一想，便教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。卫老婆子仿佛卸了一肩重担似的嘘一口气；祥林嫂比初来时候神气舒畅些，不待指引，自己驯熟的安放了铺盖。她从此又在鲁镇做女工了。

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。

然而这一回，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。上工之后的两三天，主人们就觉得她的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，记性也坏得多，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，四婶的口气上，已颇有些不满。当她初到的时候，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，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，也就并不大反对，只是暗暗的告诫四婶说，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，但是败坏风俗的，用她帮忙还可以，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；一切饭菜，只好自己做，否则，不干不净，祖宗是不吃的。

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，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，这回她却清闲了。桌子放在堂中央，系上桌帏，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。

“祥林嫂，你放着罢！我来摆。”四婶慌忙的说。

她讪讪的缩了手，又去取烛台。

“祥林嫂，你放着罢！我来拿。”四婶又慌忙的说。

她转了几个圆圈，终于没有事情做，只得疑惑的走开。她在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。

鎮上的人們也仍然叫她祥林嫂，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；也還和她講話，但笑容卻冷冷的了。她全不理會那些事，只是直着眼睛，和大家講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——

“我真傻，真的，”她說。“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里沒有食吃，會到村里來；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。我一大早起來就開了門，拿小籃盛了一籃豆，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。他是很聽話的孩子，我的話句句聽，他就出去了。我就在屋後劈柴，淘米，米下了鍋，打算蒸豆。我叫‘阿毛！’沒有應。出去一看，只見豆撒得滿地，沒有我們的阿毛了。各處去一問，都沒有。我急了，央人去尋去。直到下半天，幾個人尋到山坳里，看見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。大家都說，完了，怕是遭了狼了。再進去；果然，他躺在草窠里，肚里的五臟已經都給吃空了，可憐他手里還緊緊的捏着那只小籃呢。……”她於是淌下眼淚來，聲音也嗚咽了。

這故事倒頗有效，男人聽到這裡，往往斂起笑容，沒趣的走了開去；女人們却不獨寬恕了她似的，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，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。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，便特意尋來，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。直到她說到嗚咽，她們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，嘆息一番，滿足的去了，一面還紛紛的評論着。

她就只是反復的向人說她悲慘的故事，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听她。但不久，大家也都听得純熟了，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人家們，眼里也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迹。後來全鎮的人們几乎都能背誦她的話，一听到就煩厭得頭痛。

“我真傻，真的，”她開首說。

“是的，你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里沒有食吃，才會到村里來的。”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，走開去了。

她張着口怔怔的站着，直着眼睛看他們，接着也就走了，似乎自己也覺得沒趣。但她還妄想，希圖從別的事，如小籃，豆，別人的孩子上，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。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，她就說：

“唉唉，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，也就有这么大。……”

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吃驚，牽着母親的衣襟催她走。於是又只剩

下她一个，终于没趣的也走了。后来大家又知道她的脾气，只要有孩子在眼前，便似笑非笑的先问她，道：

“祥林嫂，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，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？”

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尝过了许多天，早经成为渣滓，只值得烦厌和唾弃；但从人们的笑影上，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，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。她单是一瞥他们，并不回答一句话。

鲁镇永远是过新年，腊月二十以后就忙起来了。四叔家里这回须雇男短工，还是忙不过来，另叫柳妈妈做帮手，杀鸡，宰鹅；然而柳妈妈是善女人，吃素，不杀生的，只肯洗器皿。祥林嫂除烧火之外，没有别的事，却闲着，坐着只看柳妈妈洗器皿。微雪点点的下来了。

“唉唉，我真傻，”祥林嫂看了天空，叹息着，独语似的说。

“祥林嫂，你又来了。”柳妈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，说。“我问你：你额角上的伤疤，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？”

“唔唔。”她含糊的回答。

“我问你：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？”

“我么？……”

“你呀。我想：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，不然……。”

“阿阿，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。”

“我不信。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，真会拗他不过。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背了，倒推说他力气大。”

“阿阿，你……你倒自己试试看。”她笑了。

柳妈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，使她皱缩得象一个核桃；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，又钉住她的眼。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，立刻敛了笑容，旋转眼光，自去看雪花。

“祥林嫂，你实在不合算。”柳妈妈诡秘的说。“再一强，或者索性撞一个死，就好了。现在呢，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，倒落了一件大罪名。你想，你将来到阴司去，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，你给了谁好呢？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，分给他们。我想，这真是……。”

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，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。

“我想，你不如及早抵当。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，当作你的替身，给千人踏，万人跨，赎了这一世的罪名，免得死了去受苦。”

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，但大约非常苦闷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。早饭之后，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。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，直到她急得流泪，才勉强答应了。价目是大钱十二千。

她久已不和人们交口，因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弃了的；但自从和柳媽談了天，似乎又即傳揚開去，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，又來逗她說話了。至於題目，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，專在她額上的傷疤。

“祥林嫂，我問你：你那時怎麼竟肯了？”一個說。

“唉，可惜，白撞了這一下。”一個看着她的疤，應和道。

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，也知道是在嘲笑她，所以總是瞪着眼睛，不說一句話，後來連頭也不回了。她整日緊閉了嘴唇，頭上帶着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，默默的跑街，掃地，洗菜，淘米。快夠一年，她才從四嬸手裡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，換算了十二元鷹洋，請假到鎮的西頭去。但不到一頓飯時候，她便回來，神氣很舒暢，眼光也分外有神，高興似的對四嬸說，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。

冬至祭祖時節，她做得更出力，看四嬸裝好祭品，和阿牛將桌子抬到堂屋中央，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。

“你放着罷，祥林嫂！”四嬸慌忙大聲說。

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，臉色同時變作灰黑，也不再去看祭台，只是失神的站着。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，教她走開，她才走開。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，第二天，不但眼睛凹陷下去，連精神也更不齊了。而且很膽怯，不獨怕暗夜，怕黑影，即使看見人，雖是自己的主人，也總惴惴的，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；否則呆坐着，直是一個木偶人。不半年，頭髮也花白起來了，記性尤其壞，甚至於常常遺忘了去淘米。

“祥林嫂怎麼這樣？倒不如那時不留她。”四嬸有時當面就這樣

說，似乎是警告她。

然而她总如此，全不見有伶俐起来的希望。他們于是想打发她走了，教她回到衛老婆子那里去。但当我还在魯鎮的时候，不过单是这样說；看現在的情狀，可見后来終於实行了。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，还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？那我可不知道。

我給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，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灯火光，接着又听得毕毕剝剝的鞭炮，是四叔家正在“祝福”了，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。我在朦朧中，又隱約听到远处的爆竹声連綿不断，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濃云，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，拥抱了全市鎮。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，也懶散而且舒适，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，全給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；只覺得天地圣众散享了牲醴和香烟，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，豫备給魯鎮的人們以无限的幸福。

一九二四.二.七

非 攻

魯 迅

一

子夏的徒弟公孙高来找墨子，已經好几回了，总是不在家，見不着。大約是第四回或者第五回罢，这才恰巧在門口遇見，因为公孙高刚到，墨子也适值回家来。他們一同走进屋子里。

公孙高辞讓了一通之后，眼睛看着席子的破洞，和气的問道：

“先生是主張非战的？”

“不錯！”墨子說。

“那么，君子就不斗么？”

“是的！”墨子說。

“猪狗尚且要斗，何况人……”

“唉唉，你們儒者，說話称着尧舜，做事却要学猪狗，可怜，可一怜！”墨子說着，站了起来，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，一面說：“你不懂我的意思……”

他穿过厨下，到得后門外的井边，絞着轆轤，汲起半瓶水來，捧着吸了十多口，于是放下瓦瓶，抹一抹嘴，忽然望着园角上叫了起来道：

“阿康！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阿康也已經看見，正在跑过来，一到面前，就規規矩矩的站定，垂着手，叫一声“先生”，于是略有些气愤似的接着說：

“我不干了。他們言行不一致。說定給我一千盆粟米的，却只給了我五百盆。我只得走了。”

“如果給你一千多盆，你走么？”

“不。”阿康答。

“那么，就并非因为他們言行不一致，倒是因为少了呀！”

墨子一面說，一面又跑进厨房里，叫道：

“耕柱子！給我和起玉米粉來！”

耕柱子恰恰从堂里走到，是一个很精神的青年。

“先生，是做十多天的干粮罢？”他問。

“对咧。”墨子說。“公孙高走了罢？”

“走了，”耕子笑道。“他很生气，說我們兼爱无父，象禽兽一样。”

墨子也笑了一笑。

“先生到楚国去？”

“是的。你也知道了？”墨子讓耕柱子用水和着玉米粉，自己却取火石和艾絨打了火，点起枯枝來沸水，眼睛看火焰，慢慢的說道：

“我們的老公輸般，他总是倚恃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，兴风作浪的。造了鉤拒，教楚王和越人打仗还不够，这回是又想出了什么云

梯，要從直楚王攻宋去了。宋是小國，怎禁得這麼一攻。我去找他一下罷。”

他看得耕柱子已經把窩窩頭上了蒸籠，便回到自己的房裡，在壁廚裡摸出一把鹽漬藜菜干，一柄破銅刀，另外找了一張破包袱，等耕柱子端進蒸熟的窩窩頭來，就一起打成一個包裹。衣服卻不打點，也不帶洗臉的手巾，只把皮帶緊一緊，走到堂下，穿好草鞋，背上包裹，頭也不回的走了。從包裹里，還一陣一陣的冒着熱熱氣。

“先生什麼時候回來呢？”耕柱子在後面叫喊道。

“總得二十來天罷，”墨子答着，只是走。

二

墨子走進宋國的國界的時候，草鞋帶已經斷了三四回，覺得足底上很發熱，停下來一看，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，足上有些地方起茧，有些地方起泡了。他毫不在意，仍然走；沿路看看情形，人口倒很不少，然而歷來的水災和兵災的痕跡，却到處存留，沒有人民的變換得飛快。走了三天，看不見一所大屋，看不見一顆大樹，看不見一個活潑的人，看不見一片肥沃的田地，就這樣的到了都城。

城牆也很破舊，但有幾處添了新石頭；城溝邊看見爛泥堆，象是有人淘掘過，但只見有幾個閑人坐在溝沿上似乎釣着魚。

“他們大約也聽到消息了，”墨子想，細看那些釣魚人，却没有自己的學生在里面。

他決計穿城而過，於是走近北關，順着中央的一條街，一徑向南走。城里面也很肖條，但也很平靜；店鋪都貼着減價的條子，然而並不見買主，可是店里也並無怎樣的貨色；街道上滿積着又細又沾的黃塵。

“這樣了，還要來攻它！”墨子想。

他在大街上前行，除看見了貧弱而外，也沒有什麼昇平。楚國要來進攻的消息，是也許已經听到了的，然而大家被攻得習慣了，自認是活該受攻的了，竟並不覺得特別，況且誰都只剩了一條性命，無衣無食，所以也沒有什麼人想搬家。待到望見南關的城樓了，這才看見